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4.02.008

# 大学的文学教育与学生的散文创作

——以山东师范大学的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为例

李宗刚, 邢颖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济南 250014)

**摘要:** 山东师范大学不仅在学者的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还培养出了一批以散文写作见长的作家, 这批作家的散文创作与山东师范大学的文学教育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文学教育经过了1950—1977年的“自然发展期”、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平稳发展期”和2000年以来的“深化探索期”, 已经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学教育体系, 为学生走向散文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也形成了解读大学文学教育的典型个案。以山东师范大学文学教育的发展脉络为线索, 分析这批散文作家的学习经历与文学创作, 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的互动规律, 进而深入探索高校文学教育健康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教育; 散文创作; 文学创作; 文学课程

**中图分类号:** K8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039(2024)02-0058-10

建校于1950年的山东师范大学(原为山东师范学院, 以下统一简称为“山师”)较早开设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初为中文系, 后改名为汉语言文学专业), 从而为学生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奠定了基础。目前, 学术界对鲁东大学和山东大学的作家群已经有了较多的探讨, 但对山师的作家群则缺少必要的重视。其实, 山师的文学教育培育出来的作家并不少, 只不过他们大都从事散文创作。为了更好地推进对山师散文作家群的研究, 我们需要把研究的视角聚焦于山师的文学教育, 从而追溯山师的文学教育在散文作家(兼顾小说家和诗人)培养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 一、1950—1977年: 山师文学教育的自然发展期

1950年, 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 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 将中文系的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类, 所规定的公共必修课中就有国文与写作、毕业论文、调查报告以及中国新文学史等课程。中文系在进行必修课教学时非常强调写作课的培训, 这主要体现在教育部将写作共分为四部分, 分

别是散文报道、文艺、理论文、应用文, 一共12个学分, 写作是必修课中学分最多的一门课程。加上《草案》明确规定的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sup>[1]406</sup>, 体现出文学类学科两个基础培养方向的雏形。

自田仲济、严薇青等第一代学人开始, 写作指导课程就成为山师中文系的特色课程, 在数位任教老师的影响下, 山师形成了一股相对崇尚文学创作的风气。像田仲济的杂文创作、严薇青的散文创作、冯中一的诗歌鉴赏与诗歌创作、张蕾的杂文创作等, 都潜在地影响了学生, 并为他们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发挥了引领作用。

田仲济在中文系主讲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艺理论两门课程, 而这两门课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较为密切。严格地讲, 田仲济是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两个领域都有所建树的作家型学者。早在1949年之前他的杂文便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 此后, 他依然坚持杂文创作。对此, 钱理群把他视为“真的人”, 称赞他写的杂文是“真的杂文”<sup>[2]</sup>。张蕾在评价田仲济的杂文时说:“田先生的杂文, 不但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性、现实性, 面貌也极富有生动性和形象性。他描景绘物, 曲尽其态, 言情探

收稿日期: 2023-07-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17BZW021)

作者简介: 李宗刚(1963—), 男, 山东滨州人, 文学博士,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邢颖(1996—), 女, 山东潍坊人, 文学硕士, 潍坊职业学院通识教育中心教师。

理,细致入微,读来颇有一种气韵悠长、神远意深的审美感受。而这又可从中看出田先生在杂文表现手法上师承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厚造诣。”<sup>[3]239</sup>

有学者把田仲济的杂文创作与鲁迅的杂文创作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田仲济教授师承鲁迅先生的杂文传统,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杂文创作”<sup>[4]424</sup>,“田先生的这种文学观是深受鲁迅先生影响的,尤其是鲁迅杂文的影响”<sup>[5]404</sup>。田仲济“很喜欢听不同意见,喜欢看到争论、标奇立异,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不是胡搅蛮缠。对问题的认识,有时一致,大多不一致,田师决不去做结论,问题就敞着口放在那里”<sup>[4]307</sup>。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涵养了学生的理论思辨能力,而且还为学生从事文学创作打开了自由的空间。

严薇青作为主讲古典文学的教师,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便聆听过鲁迅的演讲<sup>[6]</sup>,对文学抱有很大的热情,他不仅重视古典文学的教学工作,还重视学生写作兴趣的培养,鼓励学生们多读书、读好书,着力提升学生们写作的能力。他还常常邀请不同文学领域的作家来山师举办专题讲座,从而赓续了北京大学的文学教育传统。其实,这与他早在山东省立高级中学任教后便开始创作诗歌和散文有关。他曾经创作出诸如《所见》《卖报的老人》《灯下》《命运》等诗歌和散文。此后,严薇青还在执教过程中逐渐地“把小‘掌故’做成了大学问”<sup>[7]94</sup>,由此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

冯中一作为写作课教师,对于学生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1958年冯中一调入山师,在进入高校任教之前,他曾经在《大风月刊》《青年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近百首抒情小诗。苦难的人生铸造了他特有的悲悯情怀,像《盲人》《蜗牛》《荒原小祭》《古城夜曲》《修道院的春》《赴耕之牛》等诗作便反映了这一点。

冯中一的写作课程教学不是学院派所推崇的理论教学,而是侧重于写作实践的教学,为此,他专门出版了《语文教学札记》《诗歌漫谈》《诗歌的欣赏与创作》《学诗散记》等著作,这对指导学生进行文学创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此,吕家乡在评价冯中一时曾说:“他曾连续数年给本科生讲授选修课新诗研究,很受欢迎。”<sup>[8]306</sup>冯中一的写作课和新诗研究课程深受学生欢迎,他“积极热情地辅导学生进行课外文艺创作、话剧演出,特别是诗歌创作与欣赏”<sup>[7]118-119</sup>。对此,有人回忆道:“冯中一文艺评论工作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将相当多的时

间和精力花在对文学青年的培养、提携上,尤为重要的是为诗稿写随笔短评,为诗集、专著的出版写序言。他为文坛新秀的成长铺路搭桥,为新诗的昌盛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年华。”<sup>[9]44</sup>像散文作家李登建、诗人华清(张清华)、小说家张世勤在大学读书期间都深受他的影响。

张蕾作为写作课教师,也曾经担任过《山东师大报》的编辑,并创作了不少的杂文,因此他在文学教育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创作能力。曾宪文在其文章中提及山师对张蕾文学创作的影响:“在长期从事高等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大量研读古今中外的名著典籍,更为他学识的渊博,学养的深厚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杂文中所体现的社会题材的广泛,历史与现实材料的丰富,鞭辟入里的分析、幽默讽刺的技巧的运用等等,就是他深厚学养,广博学识的有力证明。”<sup>[10]8</sup>从事散文和小说创作的戴永夏在20世纪60年代求学于山师时便深受张蕾老师的影响,在工作之余仍不忘散文创作<sup>[3]161</sup>,他多次谈到张老师是促使他坚持练习写作,并持续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动力,“记得当时他经常告诫我的主要有两条:一是要多读书,勤练笔;二是做学问要有主攻方向,博中求专。前者对我非常重要,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读书补课,恶补了一下荒废十多年知识极端贫乏的头脑,同时坚持练习写作,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作品”<sup>[10]334</sup>。山东省散文学会会长丁建元在其文章中把张蕾视为“文学引路人”,是重要的引路人,没有您(张蕾——笔者注)的鼓励也许我就放弃了<sup>[11]109</sup>。

## 二、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山师文学教育的平稳发展期

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山师的文学教育进入了平稳发展期。代表性人物除了田仲济、严薇青、冯中一等外,还有朱德发、蒋心焕、宋遂良、吕家乡、孔孚等。以朱德发为中心,山师形成了一个以学术研究为主体,以散文和诗歌创作为辅助的学生群体,以张清华、王兆胜、王川、李宗刚等为其中代表。张清华谈到朱德发时曾说:“朱先生会亲自给学生修改文章,一遍遍不惜精力和时间耳提面命,他的学生也可以和他一起高谈阔论、平等对话,融真知灼见,与闲庭漫步。”<sup>[12]</sup>张清华表示,朱先生会根据学生的基础、兴趣和特点,为他们规划学习、研究和成长之路,这也是他深受学生爱戴的原因之一。“他拥有坚韧不拔的学术

信念、持之以恒的探索精神、执着求思的学术毅力、交汇贯通的研究水平,是一位塑造灵魂、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sup>[12]</sup>王兆胜则回忆道:“与许多教授、学者退休即是‘放弃’不同,朱老师一直没放弃他的学术研究,一直像战士一样努力工作与奋斗不息。别的时间取得的成果不论,在六十岁后的十多年里,他竟然出版了近十部学术专著……在这中间,我看到的不仅是成果数量,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将学术看成事业、有强烈的责任担当、不断超越自我的境界与品质。”<sup>[13]</sup>李宗刚说:“朱先生给我影响最深刻的是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和文化担当这种意识的培养,是我一生中使我走向学术的一个关键点。朱先生不止一次向我们强调:‘知识分子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文化担当和文化使命,要强化自己参与社会、参与中国的文化建设。朱先生的五四文学研究给我的感悟是最深刻的。在五四文学研究当中,他的正本清源、全力推进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启发着学生沿着朱先生的足迹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sup>[14]</sup>从师承关系来看,张清华、王兆胜、李宗刚都是朱德发培养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他们的诗歌和散文创作主要受到了他的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也是尽管朱先生鲜有诗歌和散文作品,但依然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关键之所在。

蒋心焕的散文创作开启于20世纪90年代,其作品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其散文别具一格,“齐鲁风”糅合进了“江南雨”,其散文呈现出清新淡泊的风格。蒋心焕在周作人散文研究方面用功甚多,这便使得他的散文创作融会了其文学研究的某些个人体验,并在自己的散文创作方面自觉地承继了周作人散文的风格,注重自我内在平和心境的外化,并通过这种自我内在精神世界的书写,将现代教育影响下的自我主体性以清新的语言娓娓道来,显示出五四时期周作人小品文在新时期的余脉与流变,可以视为山师教师散文创作中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蒋心焕的散文创作还接续了田仲济散文杂文创作的某种风范,并结合着自我的独特人生体验,逐渐地形成了平和淡泊的散文风格。蒋心焕不仅从事散文创作,而且还注重按照人才的成长规律有针对性地加以培养,正是在他的影响下,作为蒋心焕的硕士研究生的魏建、李宗刚和王卫红的散文创作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宋遂良是主要从事新时期文学跟踪批评的批评家,他不仅通过文学批评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建构,而且还通过散文创作参与其中。宋遂良作为深受湖湘文化影响的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考入复旦大学后,便开始崭露头角,显示出良好的文学禀赋。1983年调入山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同时还兼及散文创作。他出版的散文集《一路走来》从生活的方方面面阐释了自己的人生感悟,他的散文清秀淡雅,富有着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这与他的文学批评《在文言文》和《宋遂良文学评论选》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让我们感知到了一位学者在从事文学批评时的心路历程,使我们切实感受到了他在北方接受了生活的磨砺之后自我的精神和情感蜕变的真实情形,这恰如他在1979年对周立波和柳青文学作品的风格所概括的“秀丽的楠竹与挺拔的白杨”那样,他的思想和情感深处也正好暗含着这种“阴柔与阳刚”融会贯通起来的美,堪称“秀丽的楠竹与挺拔的白杨”的有机统一体。由此说来,我们单从宋遂良用“一路走来”来命名其散文集便可以感知到,这恰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代重获文学春天的知识分子风尘仆仆只争朝夕的内在精神风貌,以及由此潜隐于内心深处的阴柔之美与外化为行为的阳刚之美的真实写照。

吕家乡于山东大学毕业后曾在社会基层有过多年的磨砺生活,担任过中学教师,在诗歌方面有着一定的研究。田仲济将其从中学调入山师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希望他与孔孚、袁忠岳等人联合完成研究“中国现代诗歌史”这一宏大的任务。对此情形,吕家乡曾经有过这样的自叙:“我常跟研究生平等地辩论,不懂绝不装懂,想不通就承认想不通,不赶时髦,也不强词夺理,认为对的就坚持,知错就改……由注重文学、诗歌的外部研究,转而兼顾文学诗歌的内部特征研究,进而探讨诗歌跟其他文学体裁的意义。”<sup>[8]188</sup>然而,吕家乡在从事诗歌研究的同时,并没有走上诗歌创作之路,反而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走上了散文创作之路。此后,吕家乡先后把其散文结集出版,即《一朵喇叭花》《温暖与悲凉》《风雨人间情》等散文集。吕家乡的散文朴实无华,往往从普通的往事中勾连出深厚的社会意蕴,对此,李宗刚在评论他的《一朵喇叭花》时这样写道:“一个极其简单的生活琐事,在吕教授的笔下,也会发掘出深远的社会主题,并且是那样的自然熨帖,恐怕是他的散文



随笔较为老道之所在吧!”<sup>[15]</sup>

孔孚在调入山师之前便从事诗歌创作,这也是田仲济为什么会对他特别青睐的重要原因。田仲济希望孔孚由新诗创作转入新诗研究,进而参与到“中国现代诗歌史”的研究工作中。但是,来到山师之后,孔孚并没有沿着既定科研路径从事新诗研究工作,而是醉心于新诗创作,并逐渐成就了具有自我独立文化品格的现代山水诗。孔孚从事现代山水诗写作的这一独特现象,表面上看,好像背离了田仲济为其预设的学术路径,其实,这正好折射出了山师作家群能够崛起的内在奥秘,那就是山师并没有把教师和学生的人生定于一尊,而是在凸显主业的同时兼容了教师和学生的个人的爱好和特长,这才最终为他们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

虽然孔孚没有将文学创作作为培育学生的目标,但他对于文学创作的热爱还是令人赞赏的。离休后孔孚全身心地投入到诗歌创作中,出版了诗集《山水清音》《山水灵音》等诗集、诗论集和诗文集,1985年美国《美洲华侨日报》盛赞孔孚是“当今中国诗坛新山水诗派的‘祭酒’”。吕家乡在自己的散文集中提到“孔孚对写诗的兴趣大大超过了诗歌研究,他申请退出了课题组”<sup>[8]299</sup>;张蕾认为,孔孚“到山师以后,孔的人生道路犹如爬泰山,已经开始进入佳境。由于出版社改革的原因,‘发展史丛书’的项目被撤销,孔孚也由诗歌研究转入山水诗的创作,这应该说是他的终极目标,是他人生的最大愿望”<sup>[3]319</sup>。宋遂良在评价孔孚时曾说:“长一身傲岸之骨,披一肩狂狷之气”<sup>[7]136</sup>，“他的狂狷与孤傲表现在诗艺上,就是敢于傲睨前贤”<sup>[7]136</sup>。在诗论方面,孔孚认为严羽过分迷恋书本、陶渊明不过是初级“自然”、杜甫的《望岳》也“实际上不太成熟。开头没精打采,几近废话,煞尾也显得一般化”<sup>[7]137</sup>;李白的诗境也只是“小虚”。孔孚在《题己》一诗中写道:“何须千手千眼/转虚宇宙”(《孔孚山水诗选》)。从“转虚宇宙”的气魄中,可以看出孔孚在诗艺追求方面的“狂气”与雄心。孔孚的诗经常体现为一个博大壮阔的想象空间,能够将读者引入一个超俗的世界,“与宇宙为友,与天地闲聊”(李心田语)的境界中,感受生命融于永恒。

在这一时期,山师的文学教育也处于代际的更替之中:20世纪30年代之前出生的一代学者开始离开了教学岗位,逐渐地远离了山师文学教

育的第一线;但同时,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生的一代学者开始走上了教学岗位,逐渐地成为山师文学教育的生力军。其中的代表性教师便是杨守森、魏建等。杨守森作为长于理论思辨和西方文论的学者,他在大学期间比较钟情的是小说创作,还相继发表了《故乡人物》系列短篇小说,开始在文学创作领域崭露头角。但缘于大学教师身份的要求,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方面,其文学创作则处于边缘化的位置,这也是他的文学创作并没有沿着既有的文学创作路径发展下去的原因之所在,以至于文学艺术界提及杨守森时都凸显了其文学理论研究者的身份,而他的既有作家身份则被彻底遮蔽了。

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山师培养了很多热爱写作的青年作家,这一时期前期有郭保林、刘焯园、丁建元、李登建等人。郭保林在山师所接受的文学教育对其从事散文创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大学读书期间,郭保林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蒋心焕曾这样评述:“在新时期散文作家队伍里,郭保林是实绩丰硕且有特色的一位。他连续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等推出近十部散文集。”<sup>[16]</sup>“如果把郭保林散文作为一个整体,放在整个散文传统的艺术链中观察,我们会发现他的散文个性是沿着两个方向的展开中获得的。其一,力图改造传统散文艺术的自觉超越意识……其二,在改造传统散文艺术的同时,又局部沟通继承传统散文艺术的优秀精华,体现出一种深层次的回归意识。”<sup>[5]401-402</sup>对此,有学者在梳理《山东当代文学史》曾经有过的评述:“郭保林对于散文创作,实践的是一种‘系列式’的‘大散文’写作。他写作的题材和作品,也确是常常体现了系列性的延伸和拓展。对一个题材,给予多侧面、多重视觉的抒写,从而蕴纳了比较厚重的文化内涵。”<sup>[17]390</sup>

山师的文学教育不仅奠定了刘焯园散文创作的基础,还是他形成独特的文学思想的摇篮。刘焯园先生在1975年进入山师求学的时候,在山师的图书馆中借阅了大量社会上看不到的书籍。刘焯园非常感谢自己曾经“阅读过一些‘高深’的书籍,例如中外文学名著以及马克思、黑格尔之类。他曾说,尽管当时看不太懂,但这样硬读的好处太大了,一是阅读的过程也是人的意志的训练过程;二是能培养出一个健全的精神之胃”<sup>[18]</sup>。这不仅说明山师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阅读和学习资源,还可以看出山师为学生走上

文学之路所做出的准备和铺垫。数年来刘烨园笔耕不辍,陆续发表了《忆简》《途中的根》《栈一冬的片断》《领地》等散文随笔集。

丁建元对文学创作的热爱与坚持,离不开山师的培育。山师中文系的部分教师并不仅仅是那种所谓的学院派学者,他们在从事学术研究之余也从事文学创作,即便不从事文学创作,他们对学生的文学创作也采取了包容乃至鼓励的态度,这便为学生从事文学创作留下了极大的自由空间。在山师就读期间,丁建元就钟情于散文创作,他当时在山师写出的散文《水灵灵的葡萄》,至今仍被其同学们时常念及<sup>[19]</sup>。毕业后,丁建元坚持在业余时间从事散文创作,先后出版了《眷恋黄昏》《中夜的风铃》《寻找生命的原色》等散文集。作品多次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选载,收入近百种选集。回眸丁建元的文学路,他对文学创作的热爱与坚持,离不开山师的培育。

1979年进入山师中文系读书的李登建在校学习期间已经在散文创作方面颇有社会声誉。对此,李登建回忆道:“我在大学里读的是中文系,课程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还有文学理论、美学、写作概论等等,这些都属语文的范畴吧?我很喜欢它们。学好语文为我后来教写作课和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很难想象我会胜任自己的工作。”<sup>[20]</sup>与此同时,在学习这些课程的过程中,李登建还与他的老师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其中,对李登建的散文创作影响最深的便是冯中一先生。冯中一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写作训练,因此李登建在写作实践的过程中从农村生活中取材,关注普通人的命运,表现他们生存的艰辛,赞美他们同困境顽强搏斗的精神。这与其追求文章具有一定深度的旨趣相协调。经过多年的积累,李登建陆续发表了《黑蝴蝶》《黑火焰》《血脉之河的上游》等散文集。

山师中文系的文学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对诸多青年学子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生是围绕着朱德发的文学教育而成长起来的王兆胜、张清华、王川、李宗刚等人;围绕着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老师周边的罗振亚、耿传明、龚曙光等人;围绕着文学院宽泛的文学教育而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张世勤、刘玉栋等人。

围绕着朱德发所形成的散文和诗歌创作群体

也在着力于学术研究的同时兼顾文学创作,其中,代表性的学生是王兆胜和张清华。王兆胜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有赖于山师中文系名师的授课。王兆胜曾回顾山师对其走上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之路的影响时有这样的陈述:“它开启了我对文学、文化与美好人生的新征程。还有中文系的老师,他们个个有风采,充满文化感和文学性,也有诗意的浪漫气质,还有温润如春的情怀……,许多老师都给我上过课,他们学识渊博、授课态度严肃认真、对学生关心爱护,对培养我的文学兴趣意义重大。”<sup>[21]</sup>山师助力王兆胜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在多年的积累下,他陆续发表了《负道抱器》《天地人心》《逍遥的境界》等散文集。

2018年4月,王兆胜应山师邀请,回到母校为同学们讲述其学术研究的路径,强调了他曾经在山师读书和生活的经历对自己文学道路的影响。王兆胜的散文随笔创作,在总体上显示出“和谐澄明”的美学风格,他极力推崇用“慢”的节奏和“不知”的人生态度来祛除现代社会“浮躁、压抑”等病症。因此王兆胜的散文既有学者散文的博雅多识,又常常从一些小道理、小事情谈起,虽不起眼,却联结着天地人心,通达于全人类<sup>[22]</sup><sup>176</sup>。

深受朱德发影响的1984级学生王川在山师读书期间便对文学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并积极参与班级的壁报工作,把自己创作的作品誊抄到稿纸上,然后张贴在班级的墙上,供同学们品鉴。大学期间,王川选修了朱德发开设的五四文学研究课,并深深地服膺于朱德发的学识和胆识。王川正是凭借着大学所接受的文学教育,在从教和从文的过程中始终痴迷于文学创作,在《文艺报》《山东文学》等报刊发表了文学评论、诗歌、随笔、散文300余篇,著有《绍兴背影》等作品。其作品入选多种文集。王川说,“写散文要有仁者之心,有悲悯的情怀,文学写作应该有伟丈夫”<sup>[23]</sup>,这说明王川在大学便已经确立的“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并没有随着风吹雨打而褪色,反而犹如傲风挺立的松柏,一直向着自己认同的方向伸出自己的人生枝丫,找寻自我在天地之间的独立风姿。

李宗刚在从事文学研究的同时还兼顾文学创作,他的文学创作同样深受朱德发的影响。大学期间,李宗刚和同班同学王川都在朱先生主讲的五四文学研究课上获得了现代思想的熏染,并由此坚定了走五四先驱的文化道路的信念。他们相约献身文学事业,这从王川在李宗刚的毕业留念



簿上写下的文字中略见一斑：“宗刚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愿我们相互协助干一番大事业，然后去死。死而无憾。苍天有眼，让我们神交一生。”在这种相对自由且即兴式的文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20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里的青年学子对文学的挚爱之情，也可以想象这种文学氛围是怎样地浓郁。李宗刚在山师接受硕士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后便留校任教，后来跟随朱德发攻读博士学位。这一经历使得他对学术研究抱有信念的同时，也对散文创作怀有着浓厚兴趣，这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行走于文学边缘”的散文写作者，文学创作只是一种生命体验的外化。但这种外化的生命体验已经融入到他的血液中，可谓是倾听生命的呼唤，并非刻意为之。正是在这种生命体验的驱动下，李宗刚的散文在朴实中透露出了他的独特生命体验，尤其是生命被抑制后的真切体验。对此，曹明海认为：“他（李宗刚）在学术研究和散文写作的交叉地带，《行走于文学边缘》，以‘学者散文’的特有真诚和富有趣味的语用洒脱，传达文学研究生生活中跃动的心灵声息，拓开了一种‘学者散文’的文学新境界。”<sup>[24]</sup>“在这些作品中，李宗刚一丝不苟地发掘着学术生活中的善与美，挚诚率真地和我们交流着关涉学术研究、学者生活的切身体悟，强烈的学术研究责任感和时代学术使命，紧紧地包围着他，使他绝不轻易放过每一个揭示学术生活善与美的机会。”<sup>[24]</sup>蒋心焕认为：“在他（李宗刚）的散文写作中，刻意于生命感悟上哲理层面的发掘，且又用极平淡的语言表达着最真切的思想，读来使人产生一种极为悠远的情愫。其精巧的表达、自如的结构和平实的文笔，使我感到这样的一种美学追求有着自己的特点。”<sup>[5]433</sup>

尽管吕家乡并没有走上诗歌创作之路，但他培养的1985级硕士研究生罗振亚却在从事现代诗歌研究的同时还坚持着诗歌创作。我们固然不能把罗振亚的诗歌创作归于吕先生的培养，但不可否认的是，罗振亚在山师三年的求学生活是其学术人生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学术研究与诗歌创作都可以视为山师求学时期所确立的人生道路的“延长线”。罗振亚在解读吕先生的散文时曾经这样说过：“渐成‘主业’的散文，正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先生心底太多的人生沧桑、社会感受，达观冲淡、返朴归真的心境，和散文这种自由的文体有着天然的相通。”<sup>[25]</sup>这正如罗振亚

所意识到的那样，吕先生的散文与他的诗歌研究一样，在返璞归真中获得了“真”的学术品格。这不仅是吕先生所追求的文学品格，而且也是罗振亚追求的文学品格。罗振亚在诗歌研究的同时还从事诗歌和散文的创作，这一成果在他最近出版的《习惯温暖》散文集中有所体现。《习惯温暖》作为“诗人散文”丛书的一种，被誉为“代表了中国‘诗人散文’的最高水平，展示了中国‘诗人散文’的艺术风采”<sup>[26]288</sup>。

耿传明于1985年考入山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则深受田仲济的影响<sup>[27]</sup>，他在从事文学研究之余也从事散文创作，他的散文非常注重对历史的观察与感受。《锻炼纪事》《在韩国这个“东方君子国”》等作品总是带给读者一种走进历史深处，回到历史现场之感。

围绕在宋遂良周围，曾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活跃的，包括成人教育的函授、夜大等多种教育形式在内的学生群体，他们把宋先生的学术人生视为自己追求模仿的对象，他也以极大的爱心呵护着青年学子的成长，这在他的研究生龚曙光身上有着清晰的呈现。龚曙光于1986年考入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师从宋先生攻读硕士学位。他在《说少功》一文中还专门谈及当年考上山师研究生时，韩少功对其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述：“听说我已考上研究生，便说去山东好，那是孔老夫子的根据地，有中华文化的脐带血。此一去，也算寻根寻到了主根上！”1989年，“寻到了（中华文化）主根”的龚曙光返回湖南。此后，他先后获全国十大创新传媒人物、全国十大报业领军人物等，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天涯》等期刊发表文学作品逾100万字。著有散文集《日子疯长》《满世界》等。

1983年，张世勤就读于山师中文系，这不仅为他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还为他积累文学社团的管理经验起到了积极作用。张世勤曾经回忆道：“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大学的门吱呀一声打开。对我来说，这扇门打开的正是时候……校方应该是为了回应这股学生热潮，决定因势利导，筹办校级寸草心文学社。”<sup>[28]</sup>张世勤在中文系的支持下筹备成立了寸草心文学社，并担任寸草心文学社社长和内部刊物《寸草心》的主编，还被学校推举为山东省大学生文学创作联合会副会长。他带领文学社成员多次参加省作协、省军区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山东电影制片厂的剧本改稿会等等活动<sup>[28]</sup>。现供职于中国作协的

李一鸣在回忆自己的学生时期时曾对这段历史有过这样的描述:“《寸草心》文学社社长张世勤不啻为一个弄潮儿,挺立潮头,鬃发飘洒,引来一道道艳羡的目光;他搬来著名诗歌评论家冯中一先生担任诗社顾问;他组织每月一次的文学‘论战会’,场面火爆,热烈如火;他为《红旗》杂志编委、著名散文诗人柯蓝主持报告会;他斗胆为如日中天的张炜组织作品研讨会;他带领文学社成员参加李存葆作品讨论会,会上起身发言;《齐鲁晚报》登出他的名字,他的诗歌获得山东省大学生文学创作评选一等奖;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午间节目播发了他的诗作;《中国当代大学生诗选》选发74位全国活跃的校园诗人作品,他名列其中;冯中一先生亲自为他的诗集作序,序言《心灵的清泉淙淙而流》发表在《写作》杂志上……”<sup>[29]</sup>74-75这一描述让我们看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校园文学氛围是怎样地浓郁,文学正处于一个生机勃勃的发展时期,校园内的诸多志同道合的青年学子在老师的引领下,通过结社等方式,为新时期的文学大发展营造了积极的氛围,从而使文学创作的种子播撒在更多学生的心田,为他们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打下了基础。可以说,山师对张世勤文学创作的支持、鼓励和培育是他毕业后依然坚持创作、热爱创作、成功创作的基石。经过多年的耕耘,他先后发表了数量可观的散文、小说,为我们奉献了一批自我在“下沉”于生活时的极其震撼人心的作品,如他写父亲的散文《远山》,便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心灵震撼。刘玉堂曾这样评述他的创作:“张世勤是写作上的多面手,有多套路数,多套话语,小说、散文、诗歌、影视、评论,都有涉猎。”<sup>[29]</sup>77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经过了生活磨砺的张世勤,之后其文学创作的重点开始转向小说创作,并引起了文学界的特别关注。

现供职于山东作协的刘玉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与他就读于山师夜大有着一定的关系。高考落榜后他考入山师成教学院,成为一名夜大学生。山师对他的学习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使他重拾对生活和学习自信。他曾这样回忆道:“三年间,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我披星戴月,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由北向南,沿着梧桐树覆盖下的历山路,来到山师校园,走进文学学院的教室,聆听老师们的讲座。王万森、李掖平、李宗刚等老师们的讲座精彩又深邃,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文学知识,拓宽了我对写作的理解……

在此期间,我的写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提高和进步。在我读夜大三年级时,我的中篇小说《我们分到了土地》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被《小说选刊》转载,又入选了《年度最佳中篇小说》,并且获得首届齐鲁文学奖,产生了不错的反响。”“我觉得这一切与在山师夜大的学习是分不开的。”<sup>[30]</sup>在李宗刚主讲的写作课上,刘玉栋曾写下这样的感喟:“时间过得很快,一学期结束了。虽然课程结束了,但感觉还是很深切,对于写作课来说,尤其这样”(见李宗刚捐赠给山师档案馆的资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授课的过程中,山师中文系教师不仅顾及学科知识的传授,还着力培养学生积极进取的心态和文学创作能力。夜大课程的学习不仅使刘玉栋形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还为他今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个人的不懈努力下,刘玉栋陆续出版了《年日如草》《我们分到了土地》《公鸡的寓言》《火色马》等十多部小说集。

### 三、2000年以来:山师文学教育的深化探索期

进入21世纪,山师的作家培育事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以杨守森、魏建、张清华、吴义勤为代表的新一代山师学人延续学科传统,展现了新一代作家培育的创新性进展,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引领了校园文学创作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校园文学创作氛围。

杨守森在《美育与人生境界》一文中指出:“美育绝不应被简单化地视为审美情感教育,更不应将其仅仅视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而必须开放美育视野,从多方面入手;必须综合考虑,在全社会广泛实施。”<sup>[31]</sup>55虽然杨守森现在已将侧重点放至文学研究,但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实际界限是分明的,这体现出山师对于学术研究和写作素养双管齐下的培育理念,在此基础上,杨守森才会产生“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亦是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文学观念。

魏建在从事文学研究之外,还从事散文创作,发表了《田老发脾气》《绿叶的成色》《樊骏:一个真实的神话》等纪念性的散文,并逐渐形成了以平实的语言追忆前辈学者为主的散文创作路径。魏建的散文不注重华丽的语言,也没有多少的文字铺排,甚至在某些时候,魏建的散文为了表达准确已经到了惜字如金的程度,他努力用平实的语

言准确地表达自己的理性思考,并在平实的叙述中客观地呈现出其内在的思想性。为了能够达到较好地满足表情达意的需要,魏建在散文创作中注重使用对比的手法,通过层层对比,自然而然地凸显出了对象的内在精神,这恰如注重写意的中国画,在看似漫不经心的笔墨中,立体地呈现出了书写对象的内在精气神。值得注意的是,魏建除了散文创作之外,还尝试着诗歌创作,他已经创作了数量可观的诗歌,其中代表性的诗歌发表于《山东文学》<sup>[32]</sup>。宋遂良在读后的感受中这样写道:“小魏(指魏建)悄悄写诗,且写得如此之好。实在没有想到。魏建的诗有悲剧性的哲理,有轮回互补的禅意,有历史文化的积淀。”(山师大同学群,2023年8月2日)。

张清华在中学时期便显示出良好的文学禀赋,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大学后恰逢文学热,这使得他对文学,尤其是对诗歌创作显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大学毕业后,他在北镇师专任教,主讲外国文学,之后重新走上了求学之路,跟随朱德发攻读硕士学位。张清华研究生毕业后便留校任教,从侧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新时期文学研究,并在从事文学研究之余从事诗歌创作,与此同时,他也兼顾散文创作。张清华的散文带着浓浓的诗意,又深潜着理性的思考,别有一番文学的韵味。

张清华任教山师十余载,曾在2010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会上公开表示:“理想是得华语文学大奖的诗人奖”。在评论家唐晓渡看来,张清华的诗学训练和他从事的批评工作是具有相通性的,“一个批评家忍不住去写诗,可能会认为有一个更本真的自我,希望找到一种表达的方式”<sup>[33]</sup>。诗人华清(张清华)的诗歌非常真实地描写了中年的心态,将社会阅历和个人经历以反讽的手法创作出一批优秀的诗歌,被称为“中年写作”。

张清华的诗歌创作“更上一层楼”的时期恰好是在他到山师文学院任教之后,在山师的学术研究和授课时光令张清华拥有了更多的个人生命体验,进而提出伟大的诗人是用他的生命和人格实践来完成写作这一观点。虽然山师对于文学创作是持鼓励、包容的态度,但高校的文学体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作家的文学创作,张清华苦恼于“在诗人华清和批评家张清华之间,我更倾向于哪一个呢?当然是前者。但别人不这么看,

不愿意承认我的这个身份”<sup>[34]</sup>,他更体会到“写作的意义,重要的是矫正我的理论和研究工作带来的职业钝化,你对任何形象和艺术作品的处理都变成了职业化的处理,这种处理会显得特别专业,但也常常会是舍本求末,把艺术本身丢掉了”<sup>[34]</sup>。因此高等教育的改革仍在路上。

吴义勤在1995年入职山师,在山师任教近十几年。在从教的过程中,吴义勤一直秉承“作家和评论家应该是两个平行的文学主体间平等对话的关系”<sup>[35]</sup>,并始终尊重作家主体的文学创作。吴义勤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尊重,或者说他的文学评论,对学生的影响很大,他发现,“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媒体,我们都会发现对当代文学的评价很难形成共识。我们有的时候面对的是同一个作家同一个作品,但是当我们形成一个很尖锐的对立的判断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好像又不是面对同一个作家同一个作品”<sup>[36]</sup>。虽然吴义勤也认同敢于批评的文章更有力量,但他看到的更多是作家进行创作时的辛劳:“每个人的写作水平有高低,低是一种不足,但不是罪过。我曾经多次去贾平凹的家里,每次看他书桌前几纸篓用秃了的废笔,我就很感动和感慨。这个时候,我会不去计较他的作品究竟好不好,他对文学本身的狂热追求和热爱就令我尊敬。”<sup>[35]</sup>由此可以看出,山师的文学教育注重人文情怀的培养,这从教师从事文学批评的实践中便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吴义勤的文学教育实践中,有两位学生受到了他的影响,一位是他亲自培养的硕士和博士房伟,另一位是他曾经教过的硕士蔡东。房伟早在进入山师之前便对文学有着较高的热情,考入山师之后,他在学术论文写作之余兼顾文学创作,对此,吴义勤作为指导教师不仅给予了理解和鼓励,而且还从文学批评的维度对其文学创作进行了评述。博士毕业后,房伟从山东社科院调入山师,在从事文学批评之余,他还矢志于文学创作,并找到了自己的文学表达路径:“我们以前在处理历史题材的时候是近于传奇的处理方式,我想走历史理性的这条路,挖掘历史的褶皱之中,人性复杂的、丰富的、幽暗的那一面,包括个人和历史的对峙,大时代中个人的命运。”<sup>[37]</sup>对此,王尧曾评价道:“‘小说家’房伟有压过‘批评家’房伟的趋势。”<sup>[38]</sup>

蔡东是1999级山师文学院的学生,2003年考取本校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2006年硕士毕业,她从本科阶段到硕士阶段整整



七年的学习生涯都在山师度过。山师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培育上做到了平衡,不仅培养了蔡东学术研究能力,也保护并激发了蔡东的创作欲望。她在接受采访时说:“真正开始系统读书并确定以写作为志业,正是考入山师中文系之后,我至今都感激那七年的时光,感激我的老师们,我是在山师确立了自己的方向和路径。”<sup>[39]</sup>蔡东称:“写作是一场美妙的误入歧途且很难迷途知返。”她还谈及大学时期在山师养成了良好的文学阅读习惯,至今依旧受用。“阅读是我写作的原始冲动,那时的灵感大多来源于阅读”。2022年8月25日,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揭晓,蔡东凭借其作品《月光下》荣获“短篇小说奖”<sup>①</sup>。

徐晓的文学创作同样离不开山师的培育。她是杨守森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上大学后,由于陌生的环境,专业化的学习和阅读,她最先进行了小说的创作。但她认为小说创作无法迅速而直接地表达即时的感受,因此便转向了诗歌创作。2013年,她开始在全国文学刊物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作品,并很快出版诗集和长篇小说。她的创作很快得到了文学界的关注,并获得多项青春文学奖项。她曾说:“校园生活是我的诗歌之根得以生长的温厚土壤。”<sup>[40]</sup>由于孤独感无处不在,写作(尤其是写诗)成为她逃离此处去往远方的唯一渠道。当然,山师不仅为她的创作提供了展示的平台,更重要的是她从中获取了文学创作的灵感。

山师的文学教育在大学内形成了一股相对崇尚文学创作的风气,因此,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校的培育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像徐晓的散文诗歌创作等,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总的看来,中文系的课程设置客观上促成了山师的文学教育向着偏重于散文文体创作兼及其他文体创作的方向发展。文学院课程设置比较全面,不仅为本科生开设诗歌鉴赏课、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理论等基础课程,大学写作课和文学作品选更是面向本、硕、博三个层次的学生开设。与此同时,山师的文学教育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其作家群形成了以散文创作为主、小说、诗歌等文体为辅的创作格局,所有有文学特长的学生都可以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当然,大学的文学教育对学生从事专业性的文学创作来讲,尤其是对那些在大学从事文学教育的教师来讲,其规训性的作用依然不可小觑,这便需要我们找寻到正确处

理二者关系的最佳路径。

### 参考文献:

- [1] 王铁仙,王文英.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文学学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2] 钱理群. 真的人和真的杂文——读《田仲济杂文集》所引起的思考[J]. 读书,1993(8).
- [3] 张蕾. 斜阳居杂缀(下)[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 [4] 田桦,洪承. 田仲济纪念文集[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
- [5] 蒋心焕. 蒋心焕自选集[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 [6] 李宗刚. 民国教育体制下的鲁迅演讲及新文学传承[J]. 鲁迅研究月刊,2016(4).
- [7] 《山师名家传略》编写组. 山师名家传略[M].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20.
- [8] 吕家乡. 风雨人间情[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
- [9] 马恒祥,许晨,有令峻,等. 山东当代作家(下卷)[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 [10] 张蕾. 天籁[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
- [11] 金翠华,陈明欣,张璐. 爱的纪念[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7.
- [12] 周霞.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朱德发教育教学思想研讨会举行[N]. 济南日报(舜网),2019-07-06.
- [13] 王兆胜. 天高地厚筑我庐——恩师朱德发教授侧记[J]. 黄河文学,2011(5).
- [14] 田润泽. 沉痛悼念并追忆山师朱德发教授! [N]. 济南时报,2018-07-13(A04).
- [15] 李宗刚. 情到深处理自现——读孟嘉的《一朵喇叭花》[N]. 联合日报,2000-12-26(4).
- [16] 蒋心焕,吴秀亮. 郭保林散文艺术论[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
- [17] 杨政. 山东当代文学史[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
- [18] 一个纯粹的独立写作者——刘烨园[EB/OL]. (2019-08-06)[2023-03-04]. <https://sjb.qlwb.com.cn/qlwb/content/20190806/ArticleA14002FM.htm>.
- [19] 南方,丁建元. 丁建元:灵魂的超越[N]. 日照日报,2010-10-28(B3).
- [20] 孙永庆. 对话李登建:好作品讲究匠心独运[J].

<sup>①</sup>蔡东是从山师走出来的第一位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学生,这意味着该校的文学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青年批评家吴义勤、张清华在文学批评方面开始进入全国梯队的发展时期。这可以视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两个翅膀开始一起扇动的例证。

初中生,2017(5).

[21]李宗刚.心怀天地诗意栖居——与著名学者、作家、编辑家王兆胜的文化对话[J].中文学刊,2023(1).

[22]陈剑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散文现象[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23]杜东平.那些美好的时光[N].齐鲁晚报,2022-01-12(青未了).

[24]曹明海.学者散文拓开的文学新境界——读李宗刚的《行走于文学边缘》[J].创作与评论,2017(18).

[25]罗振亚.真的人与真的文[EB/OL].山师现当代公众号,2022-12-16.

[26]罗振亚.习惯温暖[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23.

[27]耿传明.追怀吾师田仲济先生[J].博览群书,2002(10).

[28]张世勤.那些噼噼啪啪燃烧的年轻火焰[J].北京文学,2021(4).

[29]李一鸣.在路上[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22.

[30]刘玉栋.美丽的山师,美好的记忆[N].山东师大报,2016-06-08(4).

[31]杜卫.当代中国美育问题[M].济南:山东文艺

出版社,2008.

[32]魏建.魏建的诗[J].山东文学,2023(7).

[33]张清华,舒晋瑜.中年写作要不要抒情,怎么抒情?[N].中华读书报,2022-07-04(18).

[34]张清华,采薇.张清华访谈:在诸神离席的旷野——关于诗歌写作与批评的答问[J].诗歌月刊,2016(8).

[35]吴义勤.作家和评论家之间最好是一种“工作关系”[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1).

[36]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故事与经典2013秋讲·毕飞宇 吴义勤卷[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37]陈曦,姜斯佳.房伟:打捞时代转型中的记忆和声音[N].现代快报,2020-12-13(B3).

[38]房伟.猎舌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

[39]我院1999级院友蔡东专访.[EB/OL].(2016-05-20)[2023-03-04].<http://www.wxy.sdnu.edu.cn/info/1032/1063.htm>.

[40]专访:诗人徐晓.[EB/OL].(2020-12-07)[2023-03-04].<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1207/c405057-31958113.html>.

## University's Literary Education and Students' Prose Cre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Literary Education and Literary Creation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LI Zonggang, XING Y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in the cultivation of scholars, and has also cultivated a group of writers who excel in prose writing.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ir prose creation and the literary education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The literary education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has gone through the “natural development period” from 1950 to 1977, “stable development period” from 1978 to the late 1990s, and “deepening exploration period” from 2000 to now, and has formed its unique literary education system, which provides a good platform for students to move towards prose creation and also forms a typical case of interpreting university's literary education. Taking the development sequence of literary education i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as a clue and analyzing the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literary creation of these prose writers can grasp the interactive law between literary education and literary creation, and then deeply explore the path of healthy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s literary education.

**Key word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literary education; prose creation; literary creation; literature course  
(责任编辑 雪箫, 实习编辑 穆林泽)